天真又睿智的画者

李止

认识盛天泓大约是二零零六年，不知不觉，八年了，八年政治家可以做许多事，A 先生可以带领几亿古国旧民抵挡住强邻的铁甲战车，B 先生可以忍辱韬晦聚积拿下整个天下的力量，而对于探索中的画家来说，八年就是两千多个幽居冥想，形色间推敲斟酌的日子。

八年以来，各自在自己的洞穴耕耘，我有时出行拍摄，有时画画，天泓时而德国短旅，时而在画室画画，沉迷艺术的日子安静寂寞又其乐无穷，单调重复又五彩缤纷，大家都画完了或者短旅回来，总会约在一起吃个饭，或者咖啡馆坐上半天，聊一下最近的困扰与心得。所以说起来，我和天泓这八年来是地理距离和心灵距离都离的比较近的人，这或许是天泓回国后第二个个展约我写文的原因。

天泓的第一个个展我也仔细的观摩过，那是他回国后创作的一次集中展示，其中有一张画的是森林中的装置，晶莹剔透，我非常喜欢。那次个展尽现他的天性，童真，色彩明亮，感性，生活中细节趣味进入画布，青春气息，对异性的美好想象…那时的天泓刚刚回国，有了国内第一个独立创作的工作室，画笔携带着在德国美术学院滋养了许多年的美好心情，在画布上恣意的舒展…

又是几年过去，画家的创作环境与绘画有了明显的不同，房地产发展到了艺术家聚集的村庄，中国北方灰蒙蒙的色彩，郊区傍晚燃烧垃圾的味道，窗外的工地，偶然光顾的窃贼，中国现实以及网络上的传言慢慢渗入画家的生活。原来的画室拆掉了，搬到了新的画室，新的画室周边又全部拆掉，新画室成为工地围绕的孤楼，而天泓就在这孤楼中绘画，阅读，生活，对西方近代美术史的进行重新梳理，对自己的艺术语言进一步锤炼，也更多地思考中国近代史上的人与事，绘画从题材到语言都发生着变化。

每个画家都有自己的美术史，天泓是保有童心的学者型画家，天真又睿智的画者，在对自己美术史的梳理中 Picasso（毕加索）逐渐成为最重要的参照，无论是因为毕加索的多元探索给近代绘画更多方向上的启示，还是他旺盛的创作力，精炼大胆优雅自由的语言有与天泓天性接近之处，这一定有画家自己的理由。他在几年中以毕加索为参照，把西方近代史有创建的大家重新梳理了一遍，这种探索与思考除了影响到绘画语言，也逐渐影响到创作题材，新的绘画更多的专注于西方近代美术史与中国近代史上的图像。最近几年，穿越工地走进他的画室，除了花香之外，墙上错落有致的几十张小画最能使我留连不已，画的内容丰富多彩，肖像，场景，事件，记忆，内容大多取材于西方近代美术史上的人物图像以及中西近代时事报刊，貌似信手拈来，其实慧眼独具，聊起来，他却自比于用油画做篆刻的修行功夫：当年 Paul Cézanne（塞尚）面对风景画 Nicolas Poussin（普桑），如今他对着照片画塞尚。

或许是天性接近，天泓的早期画作总会让人想起关良先生，笔法自由，无拘无束，天真烂漫，才华与性情扑面而来，第一次个展中的作品尚有这样的影子，更多的流露出天性与才气，体现用笔与赋色的才情。而新的绘画更专注于造型，体现了睿智的一面与近几年探索梳理的苦功，有对艺术与社会更深入的思考。

在笔法的自由与内在的严谨之中，天性的童真与后天的睿智之间，年近四十，天泓在多年的苦修中渐渐浮现新的面貌，自由的画笔悄悄透出生涩，幽默的调侃投射知识分子的冷峻。

二零一三年秋 李止于双槐书屋